

A stylized, high-contrast illustration of a man and a woman. The man, in the foreground, has dark hair and is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He wears a white shirt with a red and white striped tie. The woman, behind him, has dark hair and is looking towards the left. She wears a white shirt with a red and white striped tie.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orange-yellow color with several overlapping yellow circles.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mid-20th-century Chinese book covers.

张复兴 著

冤家小佳

冤家小传

张 复 兴



河南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复乘
插图：梁丙卓
责任编辑：王亚东

冤家小传

张复兴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 4.5印张 71千字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统一书号R10105·118 定价0.35元

内 容 提 要

暑假，某地一所地委大院里，一群孩子正在做打仗游戏。

“司令官”郑大亮，胸挂望远镜，掂着手枪正指挥孩子们向“三〇〇”高地冲锋。突然，程莉莉带来个消息：同院新来个伙伴肖金刚，有一个神秘的小木匠，孩子们蜂拥而去，游戏打断了，司令成了个光杆。郑大亮把这一切都归在肖金刚身上，和他结下了“冤家”。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展开了一场有趣的斗争。

小说着力塑造了肖金刚，郑大亮，程莉莉和周老师等的可爱形象。语言活泼，流畅，生活气息很浓，富有儿童特点。

目 录

一、新来个小伙伴·····	(1)
二、“贴心”朋友·····	(9)
三、“冤家”相逢·····	(15)
四、悄密话·····	(23)
五、防空洞里的“宴会”·····	(31)
六、半夜吵架声·····	(38)
七、在周爷爷家做客·····	(45)
八、打人事件·····	(55)
九、大亮失踪了·····	(63)
十、一个真实的故事·····	(73)
十一、贴“启事”·····	(83)
十二、五只大螃蟹·····	(91)
十三、跑往姥姥家的路上·····	(100)
十四、莲花峰奇遇·····	(112)
十五、大亮又跑了·····	(119)
十六、“他不是小偷！”·····	(126)
十七、欢腾的大院·····	(135)

一、新来个小伙伴

天上没一片云，地上没一丝风，小鸟张着嘴，知了扯声鸣，一棵棵小树耷拉着脑袋没了神儿。好热的天气呀！

就在这炎炎烈日下，地直机关家属大院里正展开着一场激烈的攻坚战。战斗的双方是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你看，他们个个都象刚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蹦出来似的，赤着胳膊露着腿，黑黝黝的皮肤闪着亮光。小司令郑大亮脖子上挂着望远镜，手里挥着小手枪，一个劲儿地喊：“冲！冲！冲！”十几名持枪荷弹的“战士”，时而匍匐前进，时而跃起猛冲。嘴里不停地“叭！叭！叭！”响着。他们进攻的目标是三号楼平台，孩子们叫它“三〇〇高地”。“高地”上的火力也相当猛，特别是黄飞飞刚从玩具店买回来的那挺会喷火的机关枪，“嘟嘟嘟……”拚命地向下扫射着。一方死守，一方强攻，两军对峙，互不相让，玩的好不痛快！

这群孩子，都是地直小学的学生。学校放了暑假，家属院成了他们的战场。打仗嘛，就得跟真的一样，该卧倒卧倒，该冲锋冲锋。虽说子弹打不死人，但该受伤也得受伤，该牺牲也得牺牲，要不，还叫什么打仗呢？

郑大亮正在指挥冲锋，忽然塌塌鼻儿程圈圈儿跑来报告：

“报告司令！有个战士负伤！”

郑大亮看也不看地说：

“轻伤不下火线！”

程圈圈儿一提裤头说：

“重伤，是被黄飞飞的机关枪打伤的。”

“快叫卫生员抢救！”郑大亮命令。

“我姐姐……不！程莉莉不在。”程圈圈儿回答。

一说程莉莉不在，郑大亮这才想起来了。可不是嘛，程莉莉今天压根儿就没有来。这个程莉莉，是他们唯一的“卫生员”。人家姐姐在地区医院当护士，莉莉很小就用废针管在布娃娃屁股上学打针。另外，她还会包扎伤口，不但动作快，而且包的好。有一次，黄飞飞玩小刀割破了指头，流了好多血，就是她马上掏出小手帕替飞飞包扎住的，同学们谁不佩服呀！要知道，打仗是离不了卫生员的，特别是在今天

黄飞飞有一挺顶厉害的机关枪的情况下，就更显得她的重要了。可是，偏偏她没有来，小司令能不恼火吗？郑大亮一甩胳膊说：

“妈的！开除！”

“妈的”这是郑大亮的口头语，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总爱说这两个不干不净的字。“开除”也是有来由的。原来孩子们每天玩打仗有个铁的纪律：“不喊不叫，九点钟到，倘若不到，开除不要。”为这个事，他们还吵过嘴呢！原先郑大亮提出来每天上午八点钟集合，姜华华和一部分同学不同意。理由是，不能光玩不学习。应该是吃罢早饭先做暑假作业，十点钟以后再出来玩。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后来还是塌塌鼻儿程圈圈儿来了个“折衷”，才算定到九点钟集合了。别看郑大亮平时上课常迟到，可现在天天都是第一名。郑大亮在这群孩子里个头最高，年龄最大。本来他已经该上初中一年级了，但因为去年留了一级，现在和比他小两岁的姜华华、程莉莉是一班。是他笨吗？不！上一年级时，他考过全班第三名。可后来不知因为啥，却一期不如一期了。上四年级时候，他爸爸说：“大亮，你今年能考80分以上，我给你买个望远镜。”大亮高兴了，答应得可顺当。是呀！他做梦都想要望远镜呢！放假前一天，大亮跑回来给爸

爸报喜：“爸爸，快给我买望远镜吧，我考了90分。”爸爸开头不相信，可后来看儿子说的挺认真，就把望远镜给买回来了。谁知第二天班长姜华华把大亮的成绩表送来一看，原来是语文、算术加起来90分。爸爸气坏了，“啪！啪！”扇了他两巴掌。大亮没有哭，过后还笑呢！你猜为啥？挨了两下打，换了个望远镜，划得着嘛！奇怪，既然他学习成绩这么差，为啥还能当“司令”呢？为啥孩子们听他呢？这也有好多原因：一是人家有望远镜，你有吗？你看电影上，指挥打仗的司令官不是都挂着望远镜的吗？二是他的个高力气大，打架一个顶几个，孩子们有几分怯他；再者嘛，人家家里有可多高级糖，他常常带到学校里，谁跟他对劲儿叫谁吃。所以身边还有几个“糖果朋友”呢！眼下，学校放了暑假，郑大亮象出笼的小鸟一样自由了。唉！九点集合就九点集合吧，反正能美美玩就中。可是，今天这仗打得真不痛快！“敌人”多了一挺机关枪，自己偏偏少了个卫生员，拿下“三〇〇高地”能不困难吗？不行！等打完这一仗，非得去找着程莉莉狠狠地熊她一顿不可！是嘛，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嘛！

就在这时，从那边跑过来一个小姑娘。羊角辫儿，苹果脸儿，弯弯的细眉下，镶嵌着一对乌黑透亮

的大眼睛，一笑嘴角两酒盅儿。她穿着鲜艳的连衣裙，扎着粉红的蝴蝶结儿。郑大亮一看，哼！这不正是程莉莉吗？看你这身打扮，象个打仗的样子吗？

“程莉莉，你被开除啦！”

程莉莉刚跑到跟前，郑大亮就马上宣布。

“为啥？”

“你知道！”

“我有理由！”

“啥理由也不行！”

“司令官”和“卫生员”吵起来了，仗打不成了。孩子们都围了过来。

塌塌鼻儿程圈圈儿急忙劝架：

“别吵！别吵！姐姐，你说说啥理由？”

程莉莉赌气地说：

“我不说啦！”

“嗨！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说说也好让大家知道知道嘛。”有几个孩子搭讪说。

“莉莉，你到底为啥来晚啦？”姜华华语气温和地问。

程莉莉憋了两眼泪，这会儿一骨碌掉了出来。她说：

“俺家隔壁新来个小伙伴，我帮他收拾东西啦。”



“新伙伴？
从哪儿搬来的？
叫啥名字？”孩
子们七嘴八舌地
问。

“来个新伙
伴有啥稀罕的？
哼！”郑大亮气
忿忿地说。

“不稀罕？”
程莉莉顶撞地
说，“人家有个

小木箱，你有吗？”

“小木箱谁没有？俺家多着哩！”郑大亮傲声傲
气地说。

“你那才不稀罕哩！你拿一百个人家也不跟你
换！”程莉莉小嘴一撇一撇地说。

“程莉莉，是啥小木箱？”

“是呀！到底是啥小木箱？”

孩子们很感兴趣地追问程莉莉。

这时，黄飞飞领着他们的人从“三〇〇高地”上
跑了下来，不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黄飞飞挥着他那

挺会喷火的机关枪问郑大亮：

“你们为啥不打啦？是不是害怕这个啦？”

“妈的！狗熊才怕呢！打！”郑大亮说。

可是，不少孩子都没心思打了。一个劲儿地问程莉莉：

“莉莉，你快说呀！快说呀！”

程莉莉不慌不忙地说：

“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木箱，里边装许多咱们没见过的玩艺儿。”

“啥玩艺儿？”

“会跑着‘滴滴’叫唤的小汽车。”

“嘻！”

“会自动转圈儿的小电磨。”

“嘿！”

“还有会测量天气的晴雨计。”

“真棒！真棒！”

“还有比这更棒的呢！”

“啥？”

“点蜡烛不用火柴。”

“那用啥呀？”

“指头。”

“指头？”

“用指头这么一捣，‘腾’——就着啦！”

“哎呀！”孩子们听得简直入迷了。

“还有……还有……”程莉莉扑闪着亮晶晶的眼睛，说，“反正可多可多啦，你们去看看就知道啦。”

“走！去看看！”

“走！走！”

孩子们说着就要走。

“站住！”郑大亮急了，大声说，“你们不打仗啦？”

孩子们被震住了。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再挪一步。

就在这僵持的时候，程圈圈儿鼻子一耸，想了个“折衷”办法：

“咱们先去看，看回来接着打，大家说好不好？”

“好！”孩子们齐声响应。刹那间，象一窝蜂似地跑走了。

唯独郑大亮站着未动，他成了“光杆司令”了。

“妈的！不打啦！”

郑大亮把手枪往腰里一别，回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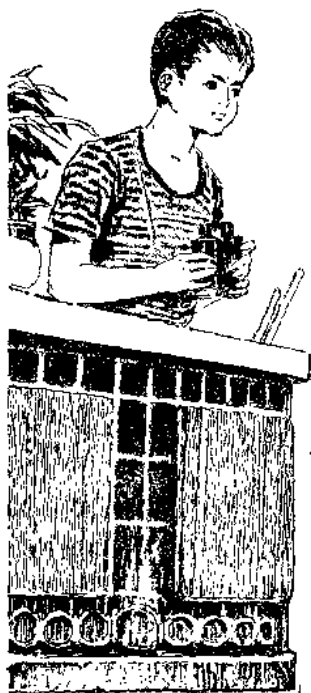
二、“贴心”朋友

郑大亮回到家，看见啥都不顺眼。墙上贴的那幅年历画，人模样长的特别特别的丑；屋中间那张吃饭桌，放的特别特别不是地方；从外边射进来的太阳光，显得特别特别的刺眼；柜子上那个大座钟，声音特别特别的难听；就连他脖子上挂的最心爱的望远镜，也觉得特别特别的沉重。他烦躁地把望远镜摘下来，挂在老地方。这会儿，只觉得喉咙眼里象塞着个火球似的直想往外蹿火焰儿。他走进厨房，扭开水龙头，嘴对着龙头嘴，“咕咚咕咚”喝了个够。咦！今天是咋的了，连这自来水也不凉不甜啦！

屋里空荡荡的。妈妈在制冷机械厂当工人，早就上班走了；爸爸是地区供销社购销科科长，出差没有回来；哥哥呢，高中毕业后，原先没有工作。可不知道因为啥，去年一连进了两次教养所。嘿！哥哥的朋友呀，比爸爸的朋友还多。每天爸爸、妈妈上班一走，他那些朋友就来了。嗨！穿的才叫时髦呢！花衬

衣，喇叭裤，尖皮鞋，还戴着黄腿墨色镜，孩子们都说“蛤蟆镜”。郑大亮多想有一付这种眼镜呀，可他不肯问爸爸要。爸爸可厉害了，有一次不知哥哥在外边干了啥坏事，他用可粗的棍子朝哥哥身上打。要不是当时妈妈拉呀，

打不死他也得脱层皮。后来，不知有多少人帮忙，才算给哥哥安排个工作。要搁往常呀，这屋里保险又是满满当当一屋子人。哥哥可大方了，常常把爸爸的带把儿纸烟拿出来让他的朋友们吸。他们吸着烟，吃着糖，唱歌、跳舞、听音乐，热闹极啦！如今，哥哥上班去了，他的朋友也



不来玩了，这屋子里就剩下他郑大亮一个人了。

郑大亮躺在躺椅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越想越生气。他把满肚子的气都集中在了程莉莉身上：怨你！

都怨你！要不是你打岔，“三〇〇高地”早被我郑大亮拿下来了。谁不知道我是个“常胜将军”呀！就象长板坡上的赵子龙一样，能在敌阵上七进七出，七出七进！不行，今天这一仗非得接着打不可。这会儿，他着急了，听听楼下边，一点动静也没有。他拿上望远镜，跑到阳台上，向七号楼那边一望，连个人影也没有。他有点纳闷了：怎么去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小木箱，竟把那么多人都吸引住了？他想去看看，可这个念头刚刚冒个尖儿，又马上打消了。不行！我刚才不去现在去，同学们能不耻笑我吗？他又躺在了躺椅上，把眼睛一闭，心里赌气地说：“不看！不看！我偏不看！”

就在这时，屋门开了，黄飞飞掂着那挺会喷火的机关枪跑了进来。郑大亮一看，脸一扭，不理他。

这种不欢迎的态度，黄飞飞没有察觉。他头上冒着热气，嘴里喘着粗气，显然是跑着来的。他撩起背心把脸上的汗水一抹拉，兴冲冲地说：

“大亮哥，你快去看看，程莉莉说的全是真的，就连咱学校的周老师也在那儿看哩。那些玩艺儿可神了……”

没等黄飞飞把话说完，郑大亮“忽”地一下坐了起来，瞪着眼睛说：

“妈的！你有个完没有？”

黄飞飞吓了一跳，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黄飞飞比郑大亮小一岁，个子也比他低一头。这两个小家伙，平时最对劲儿，常到一块玩，就象影子一样，谁也不离谁。不过，每当郑大亮发火的时候，黄飞飞总是不吭气儿。一来，他不敢得罪大亮；二来，他觉得大亮最讲义气。有一次，有个大个子孩子欺负他，郑大亮挺身而出，慷慨相助。尽管把大个子撂倒了，可郑大亮的衣服被撕烂了。就从那以后，他俩成了“贴心”朋友。平时，大亮叫他往东，他不往西，叫他撵狗，他不撵鸡，说一不二，百依百从。每次玩打仗，黄飞飞总是当“敌人”，因为他甘愿被打“败”，好叫郑大亮当“常胜将军”。现在，郑大亮一顶撞，他脑子里打起了旋儿：是不是刚才我说“你害怕这个啦”把他给惹恼了？对，一定是。于是，他把机关枪往头上一举，扎个投降的架势说：

“我交械！我投降！今天还算我败啦！”

郑大亮看都不看，脸色一点没变。他没头没脑地问：

“你说，你是跟我玩？还是跟他们玩？”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跟你玩啦。”黄飞飞毫不